



守护千年陶韵 传承本土匠心

——新荣区“大同小艺”陶艺工作室主理人韩文明小记

本报记者 赵永宏



地处黄土高原腹地的新荣区，水土得天独厚，境内古窑遗址星罗棋布，千年制陶文脉绵延不绝。一捧质朴黄土，经匠人巧手雕琢、窑火淬炼，便化为气韵温润的陶器器物。新荣区“大同小艺”陶艺工作室主理人韩文明就是这样一位扎根乡土的民间制陶匠人。

韩文明，1972年生于新荣区赵彦庄村，1999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进修班。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会员、大同市雕塑协会会员、中国宋庄陶瓷协会会员。2017年入选国家艺术基金人才培养资助项目，2020年创办“大同小艺”陶艺工作室，2022年获评新荣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。韩文明自幼生长在陶风浓郁的乡村，儿时村落里窑烟袅袅，陶土清香萦绕街巷。寻常百姓家所用的水缸、陶罐、盆碟碗盏，皆出自本地陶工之手。看着一块块胶泥在老匠人手中揉转塑形、蜕变为生活器物，这一深深烙印在他的心底。由此也让他与新荣陶结下不解之缘。成年之后，他循着心中热爱、拜师学艺，潜心钻研全套传统制陶技艺。从原料甄选、泥料陈腐，到手工盘筑、修坯入窑，每一道古法工序都反复揣摩、苦练精进，完整承接了原汁原味的民间制陶手艺。

艺有所成，初心不改，进取不止。为突破传统技艺局限、拓宽创作视野，1999年，韩文明赴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进修，系统学习现代造型理论与艺术创作理论。学成返乡后，他将学院派艺术思维与本土民间制陶工艺相融共生，打破新荣土陶长久以来以日用器具为主的单一创作模式，为古老技艺注入全新艺术生命力。深耕新荣乡土，深挖地域民俗风情与人文底蕴，他创作出一大批兼具艺术温度与艺术价值的精品佳作。黄陶泥塑的《老伴儿》，捕捉北方乡村老人日常情态，将相守相伴的人间温情娓娓诉说，质朴动人；采用印坯法打造的《唐马》，体态雄健、气韵飞扬，尽显传统器物的古典之美；耗费数月心血创作的窑洞系列作品，以本地黄泥搭配高岭土，运用泥板成型工艺复刻黄土高原特色民居，定格独有的乡土民俗记忆。件件作品，都饱含着他对于故土的赤诚深情。

守古法而不拘泥，承文脉更善创新。多年来，韩文明踏遍新荣各处古窑遗址，走访民间资深老艺人，系统梳理传统制陶技艺，不断复原、优化古法工艺，成功破解老式陶烧制易开裂、易变形的行业难题，让千年制陶技艺愈发精进成熟。立足大同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，他巧妙汲取云冈石窟北魏造像的艺术精髓，将石刻艺术的庄严雅致融入土陶创作，让一件件陶作既有黄土大地赋予的质朴本真，又承载起千年文脉沉淀的文化底蕴。在“大同小艺”陶艺工作室，韩文明正凝神雕琢刚出窑的黑陶作品《大同矿工》。陶器肌理温润、光泽内敛，人物轮廓清晰利落，纹饰婉转自然，神态敦厚真切，形神兼备、栩栩如生。韩文明说，作品取自本地的天然胶泥，历经揉捏、塑形、入窑、烧制等多道繁复工序，褪去原生粗粝，最终完成泥土的华丽蜕变。

新荣区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张选说，这不仅是材质的新生，更是一代代制陶人坚守初心、深耕技艺、与岁月相伴、为文脉守望的生动写照。紧扣区域文旅发展步伐，让老手艺走向新天地。韩文明立足本土、顺势而为，还精心设计研发了多款特色土陶文创产品。昔日仅供日常使用的粗陶器具，如今转变为颜值与内涵兼具的文创伴手礼，深受各地游客青睐。韩文明的非遗活态传承之路走得更有信心了。

展览馆内讲大同

本报记者 李炯



6月13日，大同市展览馆内墨香萦绕、暖意融融，《展览馆内讲大同》16讲系列公益讲座如期开讲。本次系列课程特邀省级非遗《老大同故事》代表性传承人、民俗文化学者赵佃玺循循渐进、娓娓溯源，从远古文明的星火初燃，到北魏平城的盛世风华，从辽金西京的文脉繁盛，到明清重镇烟火绵延，清晰梳理了大同千年更迭的城市发展脉络。循着详实的史料脉络，他从许家窑古人类文明、赵武灵王“胡服骑射”的历史变革，讲到北魏王朝的风云变迁，再到隋唐古城建设、宗教文化与地域风情，其间穿插趣味盎然的民间传说，层层铺展、娓娓道来，带领听众细细品味“天下大同”独有的城市气韵与人文魅力。

展厅之内座无虚席，氛围温馨而热烈。现场既有深耕本土文史的中老年爱好者，也有慕名前来研学的青年学子，大家端坐聆听、用心体悟，时而低声交流所思所感，眉目间皆是对故土历史与民俗文化的由衷热爱。不少听众坦言，这样的讲座鲜活质朴、直抵人心，不仅厘清了大同的发展轨迹，更真切触摸到这座城市深沉的文化底蕴，心底涌起浓浓的归属感与自豪感。为让文化暖意萦绕全场，展览馆还贴心准备了暖心小礼。一根根五彩端午绳送到众人手中，承载着传统民俗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；一张张展馆主题明信片，定格场馆风貌与城市光影，将古城印记妥善收藏。主讲人赵佃玺多年来步履不停，走遍大同大街小巷，走访乡贤老者，收集整理海量民间口述史料与本土文化素材，积淀了扎实深厚的文史功底与丰富的讲解经验。讲座现场，没有枯燥的理论堆砌，只有接地气的语言、娓娓道来的故事。他将厚重的历史典故、有趣的民间传说、鲜活的老城往事巧妙融合，用通俗易懂、生动鲜活的讲述方式，让冰冷的古建遗存、遥远的历史岁月变得可感、可知、可共情，让专业的文史知识兼具温度、趣味与厚度，引得现场听众凝神聆听、沉浸其中。

“融合之都 从此大同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笔谈

略谈中华文明发展历程（中）

刘志尧

三、秦汉时期的社会变革与文化重构

如果说西周周文王主导的第一次社会变革与文化重构，是中华文明的第一次腾飞，那么中华文明的第二次腾飞源于大秦帝国。秦始皇的统一，则是一场政治空间的范式革命。他废封建、立郡县，将松散的分封联盟彻底整合为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。通过书同文、车同轨、统一度量衡，他拆除了诸侯国之间的物理与文化壁垒，强制推行了一个“同质化的大共同体”。从此，“大一统”从理想变为中国政治的绝对底色。从历史进程来看，自黄帝时期的“万国”，到商初减至三千国，周初一千八百国，再到春秋的一百几十国，最终战国时期只剩七雄和十几个小国，国数不断减少的背后是统一趋势的不断强化。而纵观后世，中国历史历经春秋战国549年分裂、东汉末年至三国96年分裂、西晋末年至南北朝278年分裂、唐末五代十国53年分裂等多次分裂阶段，但每次分裂后都能重新实现统一，先后有秦、晋、隋、宋等政权完成统一大业，可见统一的基因始终强大。大秦帝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，“书同文，车同轨”，使大一统成为文

明内核，构建了中国第二个“家天下”郡县制的文化体系。大秦帝国实行“壹家天下”的集权统治，在朝堂经过激烈争论后，采纳廷尉李斯的建议，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，确定了封建王朝从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转变，中华民族彻底朝前迈出了一大步，结束了战国时期战乱纷争的格局，第一次完成了华夏大地的大一统。秦始皇二十六年（公元前221年）先将全国分成三十六郡，之后陆续增设至四十余郡，郡县长官全部由中央任免，中央集权制度从此确立，这套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在此后中国社会的历史中长期延续。秦始皇统一度量衡，统一文字，这些举措消除了六国间的计量与文化交流障碍，极大促进了经济繁荣、行政效率提升与文化融合，为秦帝国巩固统治、推动版图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，也属中华民族的第二次突破重构与扩张范畴。

中华民族文化第三次扩张是西汉，西汉又一次对中华文明的进程有了突破。汉代使儒家思想登上了历史舞台，董仲舒的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成为正统，中国构建了儒家的治理体系。

四、北魏至大唐的文化重构与社

会变革

董仲舒所倡导的儒家思想在历史进程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，但也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。至西汉末年及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尽管社会处于分裂动荡状态，但这一时期却推动了规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以及佛教的广泛传播。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，到了魏晋南北朝，社会的动荡让百姓有了精神诉求，佛道两家借此快速发展，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便印证了当时佛教的昌盛。而民族大融合则通过民族迁移通婚、政治改革等多种方式推进，北魏孝文帝推行说汉语、穿汉服、与汉族通婚等汉化政策，极大地促进了北方的民族融合；在十六国北朝时期，佛教还充当了“文化中介”与“文明纽带”，为民族融合提供了助力。

佛教主动融入儒家伦理，不仅大量翻译《孝经》等典籍，在云冈石窟中也有“太子本生”等孝道故事的雕刻，佛教不再是纯粹的印度佛教理念与思想，而是通过与儒家、道家的融合，实现了本土化发展。建于北魏的悬空寺是佛道融合的直接例证，其最高处设有供奉孔子、老子、释迦牟尼的“三教殿”，这是“三教合一”文化奇观的早期体现。中华文明正是在这样的融合与发展中经历浴火重生，进入大一统的唐朝，三教关系走向成熟，形成了以儒学为政治基石、佛道为两翼的鼎盛格局。

对于儒释道三教归一的现象，敦煌壁画生动地反映了这一过程。唐代壁画中的维摩诘经变图，菩萨形象已被描绘为身着汉式袍服的士大夫模样，佛教场景充满了中国世俗生活气息，三教在艺术领域实现了融合，为大唐一统奠定了稳固的思想基础，盛唐的和谐辉煌成为必然。因此，北魏所处的十六国北朝时期，各民族实现了大规模融合，为后续唐朝的鼎盛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唐朝的文化是充满生命活力的文化。唐朝文明对外广纳多元文化之精粹，对内秉持开放包容之胸襟，在诗歌、书法、律令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，其影响力辐射至东亚及世界。大唐帝国实现国家统一，版图向四周拓展，在思想文化领域，佛、儒、道均有发展，“三教合一”潮流弥漫社会生活，在佛教发展的基础上构建了中国的禅宗文化，中华民族实现了第四次扩张，也是第四次思想的重构。

辽木构巅峰之作 集展大同

本报记者 赵永宏

6月13日是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”。这一届的主题是“文物属于人民，服务人民”。由大同市委宣传部分、大同市文物局、山西国际传播中心主办的“保护文物 传承文明——八大辽构古建筑技艺展”在大同市雕塑博物馆开展。320件展品、三重叙事维度、173件传统工匠工具、8件高精度辽代古建模型——这些数字背后，是一座城市对“何为文化遗产”的深层思考；古建之美，不仅是飞檐斗拱的视觉震撼，更是一种可以拆解、可以理解、可以传承的营造智慧。而大同，这座曾为辽金西京的北方重镇，有足够的底气承载这一命题。

何为“八大辽构”？

辽代木构建筑上承唐代雄健风骨，下融宋代精巧形制，风格独树一帜，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璀璨瑰宝，建筑学家梁思成更是将其盛赞为“千年国宝”。如今国内仅存八座完整辽代木构遗存，合称“八大辽构”，分别是：山西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、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、朔州应县佛宫寺释迦塔、河北涿州圆觉寺文殊殿、河北高碑店开善寺大雄宝殿、天津蓟州独乐寺观音阁、天津蓟州独乐寺山门、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。

“体、象、法”：一种可阅读的叙事逻辑

任何一场好的展览，本质上是一次有效的古建筑“翻译”。展览将专业的、沉默的、属于过去的知识，转化为公众可以理解的、有温度的语言。八大辽构展的创新之处，在于其搭建了“体——象——法”三重叙事体系。“体”是直观的震撼。8件高精度模型，将独乐寺观音阁、奉国寺大雄宝殿、

佛宫寺释迦塔等辽代木构巅峰之作浓缩于展厅。观众不必奔波于蓟县、义县、应县等地，就能在同一空间内完成一次辽代建筑的巡礼。更令人感到奇妙的的是，展览以五台佛光寺东大殿为参照，唐代的雄浑与辽代的豪劲在此并置，一条清晰的建筑演变脉络就此展开。

“象”是微观的凝视。138件装饰构件——瓦当、脊饰、檐下木作、砖石基座……展览将观众的视线从宏大叙事拉向细节深处。从战国到清代，两千余年的装饰语汇在此铺陈：饕餮纹的狞厉、飞天的飘逸、婴戏图案的生机，一瓦一砖皆是时代的表情。这是展览的“修辞学”维度：读懂纹饰，就读懂了古人的信仰与审美。

“法”则是终极的追问。173件传统工具与木构构件，将“营造”二字还原为一系列具体动作：鲁班尺定规矩、墨斗画方、锯刨凿斧接力完成从原木到斗拱的蜕变。互动体验区让观众亲手拼装榫卯——当两块木头在不借一钉一胶的情况下严丝合缝地咬合，那种来自千年前的“咔嚓”声，比任何文字都更具说服力。

这套叙事体系的精妙之处在于：展览不仅满足于让人“看见”古建之美，而是引导人“读懂”美从何来。从整体到局部，从结果到原因，观展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思维训练。

为何是大同？一座城的遗产自觉

辽代木构展落户大同，并非偶然。大同地处农牧交界地带，历史上是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交流的核心枢纽。辽代虽为契丹政权，在建筑上却大量继承唐风并融入自身特色，形成了“豪劲而不失精巧”的独特美学。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“天宫楼阁”、善化寺的大雄宝殿，

都是辽金木构的杰出代表。这座城市本身，就是一座露天的“辽金建筑博物馆”。因此，这场展览不仅是“引进”外地辽构资源，更是大同对自身文化身份的确认与激活。云冈研究院的学术支持、大同市古建筑保护研究院的专业参与、大同市辽金文化艺术博物馆的馆藏支撑——本土力量的集结，使得展览既有学术深度，又有在地温度。

大树古建筑工作室、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、应县木塔研究院集结业内优质资源，倾力呈现辽代建筑文化精髓。更值得关注的是大同市雕塑博物馆的角色定位。作为国内首家雕塑专题博物馆、国家二级博物馆，它没有囿于“雕塑”二字，而是主动拓展边界，将古建筑作为广义雕塑的延伸来理解。这一策展思路本身就有方法论意义：建筑何尝不是最大的雕塑？空间何尝不是最宏大的造型艺术？

从“保护”到“传承”，“文物真正属于人民”“文物属于人民”——这句话的深层困境在于：文物无法自己走向人民。它们往往被围困在玻璃展柜、被学术语言封存。如何让“属于”成为一个动词而非空间的宣示？这场展览给出了若干具体路径。

首先是可理解性。传统古建展览容易陷入两个极端：要么堆砌专业术语让人千里，要么停留在“好看”的浅层打卡。八大辽构展的“体——象——法”结构，恰恰为不同知识背景的游客设计了分层入口：儿童可以在互动区玩榫卯，普通观众可以欣赏模型与纹饰之美，专业人士则能在工具展区与营造逻辑中读出更多信息。

其次是可参与性。在沉浸式互动体验区，观众可以亲手拼装榫卯构件，“这

党史连环画教育活动走进平城区逸夫小学

事浸润校园。

在趣味互动体验环节，学校组织学生开展哪吒主题彩绘、创意绘画等活动。同学们拿起画笔，认真勾勒、精心涂色，在趣味创作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，体悟红色文化内涵，在潜移默化中厚植爱国爱党情怀。

升旗仪式结束后，学校有序组织各班师生分批参观党史展板、连环画作品展。师生们驻足观摩、认真聆听，细致了解本土党史发展历程和经典红色故事，

沉浸式感悟百年党史的峥嵘岁月与精神力量。

此次党史学习教育进校园活动，打破了传统教学的单一模式，以连环画、手工创作、实景参观等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，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、入脑入心。今后，平城区将持续创新青少年思政教育载体，常态化开展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，以经典润童心，以党史照亮成长，助力青少年赓续红色血脉、筑牢理想信念。

不只李二口，去薛三墩解锁长城的新视角

本报记者 赵小霞

读懂大同，不能只看城墙内的车水马龙，更要去听山风掠过村庄的声音。从元墩儿到三百户营，再到薛三墩，这些名字里刻着历史碎片的记忆，也回荡着金戈铁马的回响。本期《相遇大同》将镜头对准天镇脚下的薛三墩，看这个因军堡得名的小山村，如何为城市焕发新的文化魅力。

经过整村提升改造，薛三墩早已旧貌换新颜。这里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塞上民居，又配备了完善的旅游设施。盛夏时节，逃离城市的燥热，在这里推窗见山、漫步古村，既能涤荡心灵，也是与亲友共度闲乐的绝佳去处。

登临村后的高地，视野豁然开朗。一条山泉清溪潺潺流过，远处便是蜿蜒的明长城。眼前的景致层次分明：最近

处是村民因地制宜开垦的农田，稍远是随风转动的风车群，而视线尽头，则是天镇名片——李二口长城。曾经“养在深山人未识”的李二口，如今借助媒体传播声名远扬，成为大同长城旅游的新地标，村里的长城博物馆更是值得细细探访。

大多数人口习惯直奔李二口村打卡，殊不知换一个角度，在薛三墩眺望，更能体会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的意境。薛三墩的“墩”，正是长城防御体系的点睛之笔。历经数百年风雨，虽略显残

破，但与老树、远山相依，那份苍凉雄浑的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。

走在长城脚下，不禁想起一个趣闻。天津人管糖葫芦叫“糖墩儿”，郭德纲相声里那一声吆喝“墩儿”，透着亲切。这圆墩墩的名字，竟与薛三墩奇妙地呼应起来。古时的薛三墩与李二口互为犄角，拱卫山河；如今，它们则是中华民族坚韧精神的文化坐标。

下山回到村中，古树参天。这是一棵挂牌保护的龙角卫矛，据传树龄已逾500年。它枝干遒劲，分叉处犹如龙角

腾飞。这种树在北方并不多见，直到本世纪初才作为绿化树种引入大同市区。而在薛三墩，它已守望了这片土地半个千年。

村里的老人讲，这棵树曾救过全村。大同自古苦旱，传说有一年大旱，村民祈雨无果，直至农历二月初二，卫矛树下忽现异光，惊雷炸响，甘霖骤降。自此，这棵树便被赋予了神性，树上挂满的红丝带，承载着村民与游客对风调雨顺的期盼。

坐在古树荫凉下，村口的酒馆招牌格外醒目——“一棵树，一杯酒，吃肉散心”。这或许就是旅行的意义：在薛三墩，看尽历史沧桑，归来仍是人间烟火。



关注大同日报视频号 查看更多精彩视频



关注大同日报抖音号 查看更多精彩视频



关注大同日报公众号 查看更多精彩花絮